

石涛与八大山人相关作品辨析

◇ 朱良志

在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研究中，二人的交往是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现存文献中，石涛最早谈及八大山人，是在16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物馆藏有石涛为鸣六（黄律）作山水册，论及当世绘画，以“淋漓奇古”来评价八大山人¹，此时石涛并未结识八大。以至到1697年初，他以为八大已经“淋漓仙去”²。石涛与八大的密切交往约在1698年到1701年间。其间二人互题作品增多，石涛之友向八大求画，二人共同培养弟子，石涛大涤草堂成，八大为之作中堂。1700年之后，一直到八大1705年离世，二人虽有晤面之愿，但终究未成行。八大赖

于石涛交往，其艺术在金陵、扬州一带广具影响，八大离世，在石涛身边的八大之侄朱堪注一字一泣地作悼诗，与石涛比邻而居的李虬峰也赋诗怀念（石涛或有怀念之作，惜未见）。

涉及二人交往有很多传世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为五类。一是合作，此类作品数量不多；二是互题，一人之作，另外一人题之，或是两人同时在别人一件作品上题跋；三是二人互通书札；四是在作品中提及、评论对方，或抒发思念之情；五是因为装裱之故，两人作品合为一卷或一册，等等。这其中包括不少伪品。以下择其要者加以分析。

一、书札

八大与石涛虽毕生未谋面，却互通信札，前后有七八载。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件，是石涛致八大求画大涤草堂图之书札。本为张大千旧藏，今藏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还有一件张大千伪造贗迹，今藏日本。围绕这件书札，还有不少摹本。

流传二人书札中，还有一些代为致意性质的书札。如扬州文人张潮在程浚影响下，向八大山人求画，并修书一通³。八大回信云：“久耳先生之名，兼得先生立言功德，以为天下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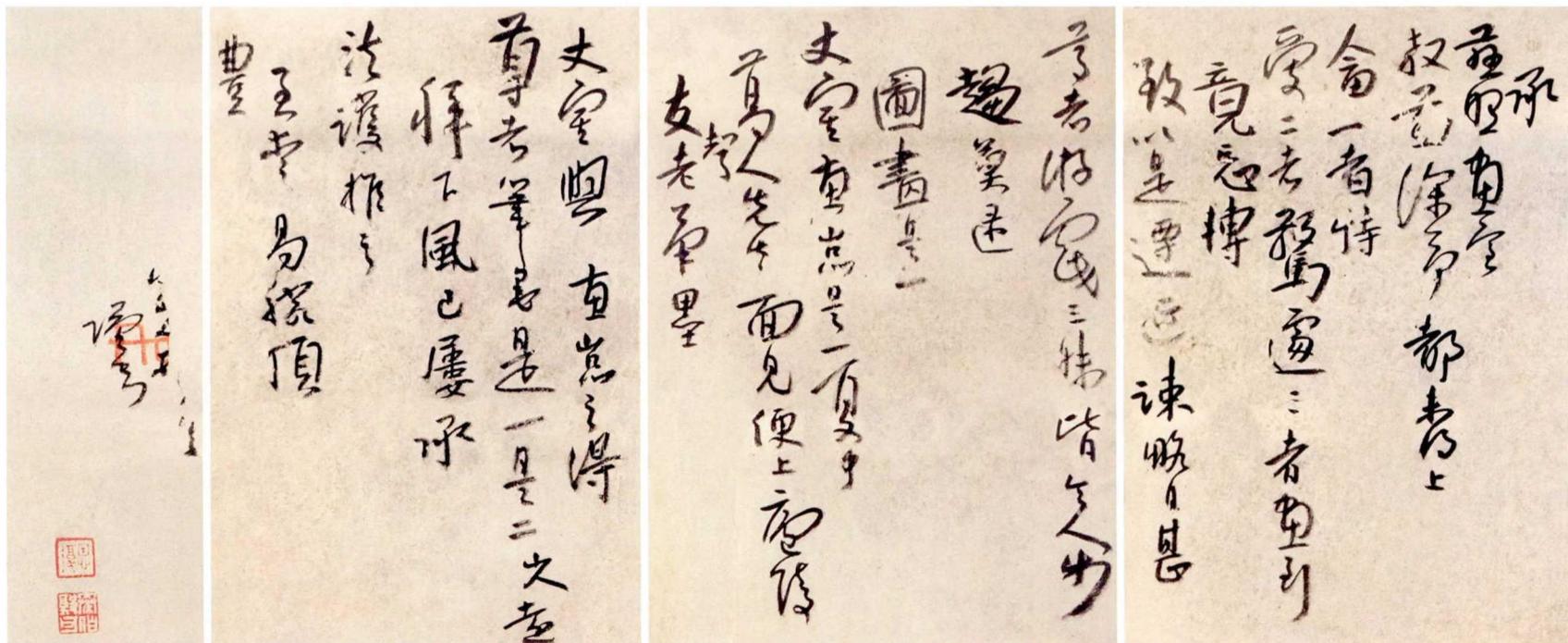


图1 八大山人手札，虽无上款，应是致石涛无疑

子孙传远之书，自此天下后世子孙何幸而享此耶？属册页一十二幅，画扇二开，呈正。便中望示石涛尊者大手笔为望。”^[4]八大请张潮代向石涛致意。

以下讨论围绕八大一通书札所产生的相关问题。

此札(图1)为台北何创时基金会所藏，2014年春夏之交曾在上海展出。此札大致作于1699年左右，其云：

承慈照画室，教兼深荷，都未得上答，一者恃爱，二者惊遽，三者画到竟忘转致，以是迁延疏略日甚。尊者游戏三昧，皆今人步趋莫逮。图画是一，丈室蕙岳是一。夏中葛人先生面见，便上庐陵，友声老笔墨丈室，与蕙岳之得尊者笔墨，是一是二，山人远拜下风已。屡承法护，推之至爱。曷胜顶礼。

八大山人顿首谨书。^[5]

书札无上款，汪世清先生以“赠扬州某僧侣”，不明其人^[6]。至今并无其他研究涉及此书札所反映之问题。

在我看来，此札非致石涛莫属，兹由有三：

其一，虽无上款，屡言“尊者”，此即八大对石涛特别的称呼。八大题石涛写兰册云：“南北宗开无法说，画图一向泼云烟，如何七十光年纪，梦得兰花淮水边。禅与画皆分南北，而石尊者画兰则自成家也。”八大覆张潮札：“便中望示石涛尊者大手笔为望。”上海博物馆藏八大书画合装册中有一开书法云：“河水一担直三文者，汉东方生以为何廉也之说，禅家方语未载，切勿与石尊者见之。”^[7]八大致石涛画弟子汉老年翁(李仍，字汉孙，号苏斋)书翰：“汉老年翁于石尊者画法所得不已多乎，索题一首呈正。禅分南北宗，画者东西影。说禅我弗解，学画哪得省。至哉石尊者，笔力一以骋。密室宗少文，玄都卢十景。传闻大小李，破壁走燕郢。愿得诗无声，颇觉山为静。尊者既括目，嘉陵书俄顷。”在八大山人存世文献中，除石涛外，还没有见他以“尊者”之语称呼他人。这封信中说“尊者游戏三昧，皆今人步趋莫逮”，也符合八大山人对石涛这位“大手笔”的描述。

其二，其中所涉之事之人，与石涛相关。如程浚、程鸣、蕙岳等，都是石涛朋友。程浚是晚年石涛至友，程浚之子程鸣以及蕙岳都是石涛画弟子。书札中两次用“丈室”一语。丈室本指佛家方丈所居之室^[8]，佛门以“丈室”——空其所有之室，来形容佛居。后用为门下之尊称。八大此札中“图画是一，丈室蕙岳是一”，是说这次程浚来，带来两件宝贝，一是石涛之画，一是



图2 [清]石涛 山水图轴
137cm×58cm 纸本墨笔 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博物馆藏

石涛之卓越门生。札中说：“友声老笔墨丈室，与蕙岳之得尊者笔墨，是一是二，山人远拜下风已。”意为程浚之子程鸣，随石涛学画——浸染石涛门下有年。八大谦称，程鸣与蕙岳一样，都得到你的真传，真令我佩服至极。

其三，此书札中反映的内容，与史实相合。札中“承慈照画室”，慈照，意为慈爱照应，敬语，本为佛教术语。此虚指石涛垂恩于我，可能指石涛有赠八大之书札或其他，因为以下有“都未得上答”语。画室，意指八大之居所，大约在1699夏，程浚在南昌面见八大，后去庐陵(今江西吉安)——程浚1674年到1679年间曾在庐陵经商，后归扬州，1698年再至庐陵。1699年，程鸣去江西探视父亲。石涛诗弟子吴嵩《送程友声庐陵省父》诗中云：“远道驰驱十月程，兰桡初上早湖平，东吴雁迹侵霜冷，南国梅花照水平。云影苍茫皆画意，江流浩淼亦诗情。庐陵克尽晨昏节，得慰高堂乐自生。”吴嵩又在《题程友声

诗集后》中说：“惨淡经营属良工，落落自成非墨守。孤身今作庐陵游，白鹭青原相执手。”^[9]也言及程鸣去江西省父之事。程鸣或在这次西江之行中，随同父亲，于南昌面见八大。

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山水立轴(图2)，纸本，墨笔，笔致清秀疏朗，一派萧疏面目。上有题云：“戊寅春三月葛翁先生之庐陵，写此请正。清湘陈人济大涤堂下。”有“清湘老人”和“赞之十世孙阿长”二印。时在1698年。此时正是程浚欲去江西时，石涛此作为送别之作。时间正与其相合。

综此三者，可以确定，此书札乃八大致石涛所作。是二人交往史中一件极珍贵的文献。

以下讨论一件与此通书札有关的作品。嘉德2011年秋拍有《名僧书画扇面十三帧》之拍品，预展时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有“合肥龚伯新铭心极品”鉴藏印，龚氏为20世纪初收藏家，吴昌硕曾为其刻“合肥龚伯新铭心极品”(此扇面中鉴藏印或即为吴氏所刻)。这十三帧扇面中的两帧石涛款作品(图3)，一书一画，于2012年嘉德秋拍中再见，以《书画合璧》之名参拍。

这十三帧扇面，有石涛款五帧，八大款两帧，八大与石涛的共同画弟子蕙岳款一帧，康熙间僧人画家上睿(号目存)两帧^[10]，乾嘉时僧人画家可韵(?—1818)两帧^[11]，还有一件镜庵(不明其人)的扇面。

五帧石涛款扇面分别为：其一，赠葛人先生，书有二诗。一为辛未(1691年)所作之《冬日雪中张汝作先生见招，才人杰士拥坐一时。公来日有都门之行，赋谢兼赠》诗，此在石涛多作中出现，是石涛北上天津时，一次参加张霁、张霖兄弟雅集后所作。另外一首为《与吴山人论印章有赠》，款“书为葛翁先生正，石涛济”。钤“原济”“石涛”二印^[12]。

其二，石涛款山水扇面，题云：“一水中流巨石遮，渔翁把钓出芦花。松风水涌藤穿洞，江岸高城宿晚霞。丙申春仲为治庵道先生博教。弟济。”钤“阿长”“清湘老人”“痴绝”三印。丙申，或为1656年，或为1716年，与石涛生平时间不合，此为伪托。书画均与石涛风格不合。

其三，石涛款山水扇面，山水空阔，不似石涛绘画结构。题云：“此等笔墨世人见之没意味，而却是清湘真意味。数百年来，此道绝响，都向闹热门庭寻讨，总是油盐酱醋。清湘老人一味白水煮苦瓜，只可与余山道兄先生一路江上澹。”钤“清湘石涛”白文印。

其四，石涛款山水扇面，村舍中两人泛舟湖上，远山在望。题云：“卖得青山不肯还，笔

头到处恼风痕。江村雨洗模糊树，越客新诗载满船。时乙亥新夏，客窗对雨，写似余山老道兄正。瞎尊者济。”钤“苦瓜和尚济画法”。康熙乙亥为1695年。

石涛的确有一位叫余山的朋友，姓郑，是一位徽商，与程浚等一样，来往于广陵南昌之间，石涛与八大都有作品赠之。纽约溱砚草堂藏有两帧扇面（图4、图5），一八大，一石涛，其中石涛书翰扇面书有自作《奉答贻冠》诗，谈及其晚年额上生瘤，有碍观瞻，几位朋友送给他帽子，石涛以亦庄亦谐之笔写下此诗，扇面书云：

仰天一片力，爱首不成牟。谁许氤氲归，任世尽披裘。席石胡为来，补天孰为酬。瞿昙问（此落一字）发，老聃笑我头。搏得葫芦冠，裘葛喜自由（原注：杨人万）。自喜人兴怪，怪予坠天瘤，儿童好议论，何常计转眸，客有竹冠者（原注：叶南冈），愿为胡卢俦。一节结我首，吞声数自尤。予非衣冠人，道路飞传邮。忽逢玛瑙冠（原注：郑余山），其状半玉球。既而服此冠，瞻仰多缚绸。造物俱不禁，何用笑沉浮。若非知己心，所见那得求。六合几玉冠，惠我体先周（原注：吴赐均）。生平最其四，慷慨纽前修。琼瑶如世报，性乐等悠悠。

款“奉答贻冠四君，把盏缘情，放浪珍品之作书谢余山道兄博笑，清湘大涤子阿长”。此为赠郑余山之作，涉及石涛四位朋友，除余山外，有杨人万、叶南冈和吴赐均，石涛称“生平最其四”，可见感情之深。

《名僧书画扇面十三帧》中石涛款此二帧赠郑余山扇面，非石涛所作。无论是绘画、书法、印章等都与石涛风格有差异。但作伪者是了解石涛、八大与郑余山之间关系的。是一位对石涛、八大交往情况熟悉的作伪者所为。

其五，石涛款花卉扇面，画梅花几枝，题诗一首：“老夫旧有烟霞癖，坐雪枯吟耐岁终。白到销魂疑是梦，月来欹枕静如空。挥毫落纸从天上，把酒狂歌出世中。老大精神非不惜，眼前作达意无穷。”款：“大涤草堂为修翁年先生正。清湘陈人济。”下钤“前有龙眼济”“头白依然不识字”二白文印。

此扇面也系伪作。款“大涤草堂为修翁年先生正”，大涤草堂为斋号，如此表达方法在石涛未之见。所录诗乃石涛《广陵探梅诗》之一



[清]八大山人 双鹿图轴
164.2cm×91cm 纸本墨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款识：庚辰，八大山人写。
钤印：八大山人（白） 各园（朱）

首。此作与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梅花诗册(伪托石涛)其中一开“老夫旧有烟霞癖”书法大体相同,有模仿痕迹。而石涛原诗作“老夫旧有寒香癖”,特指梅花之癖好,而“烟霞癖”一般指山水,传统思想中有“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语。普大梅画册为伪,此亦非真。

十三帧扇面中,有一帧竟然为蕙岳款的作品。若是真迹,那将是现今我们可知的唯一一件存世蕙岳作品。

蕙岳,可能是石涛与八大交往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一位年轻画家,先从石涛为画,后去



图3 名僧书画扇面十三帧

南昌拜八大为师,旋又返回扬州,他在传递石涛与八大艺术中起到重要作用。吴湖帆藏《清湘怀旧图卷》石涛自识中,有“蕙岳走入八大境”语^[13]。石涛作此长卷时,蕙岳可能正学画于八大。

八大山人毕生杰作《河上花图》(今藏天津博物馆),就是为蕙岳而作。款云:“蕙岳先生嘱画此卷,自丁丑五月以至六七八月荷叶荷花落成,戏作《河上花歌》,仅二百余字呈正。”在八大存世作品中,一件作品画上数月的现象很罕见。蕙岳后来离开八大返回广陵,八大仍怀念他的这位学生。上海博物馆所藏八大书画合装卷中,有一则山人跋语:“此卷为黄子久小笔山水图,细碎深远处佳,云林既得其佳处。过此数百祀。一窥仿之,以遗蕙岳广陵。闻苦瓜长老近为广陵设大石绿,与抱犊子疏渲致工,果尔?八大山人画乃鬻手者已。八大山人题子久卷后。”八大仿黄公望画以赠这位远方的画弟子,足见二人情谊。石涛有一册兰花图,经友人带到南昌,八大题此画(今藏故宫博物院)云:

“余思佩兰、蕙岳两人,苦瓜子掣风掣颠,一至于此哉!何故荒斋人,解佩复转石。闻香到王者,乃信大手笔。家住扬州城,来往青齐道,齐云与庐岳,相见老不老。”这大约在1701年,对这位弟子还存满心的怀念。

但除了这几则资料之外,研究界对这位蕙岳可以说一无所知。这位出身于徽商之家、往来于广陵和南昌两地、受到二位大师特别对待的年轻人,究竟画风如何,人们也不得而知。而且八大对蕙岳颇多推崇,认为他是石涛门中之龙凤。

此帧蕙岳款扇面,笔墨颇似八大,画遥山远水。题云:“蕙岳写似余老道侄,时戊寅秋七月。”题识前钤“蕙岳”白文长印。书法水平不高,与二位老师差距较大。康熙戊寅在1698年。而八大初见蕙岳可能在1699年。综合其他情况判断,此帧扇面当非蕙岳真迹。

上文提到的郑余山,涤砚草堂藏八大《赠余山山水》扇面,是八大真迹。款题:“己卯霜降后为余山先生写。八大山人。”郑余山可能年龄与石涛相仿,或稍长。蕙岳款赠“余老道侄”扇面之“余老”,或与此余山有关。蕙岳本就年龄不大,若以“道侄”称余山,显见不当。

所钤“蕙岳”白文小印水平不高,不作“蕙”,而作“惠”。从石涛八大几件涉及这位年轻画家的作品看,没有写作“惠”的,均作“蕙”。古人云“蕙岳芝山”。蕙岳,意有空谷幽兰之意。不当作惠^[14]。而此作中款为“蕙巖”,印则为“惠岳”,二者明显不统一。揆之石涛八

大诸作，作蕙岳，不作“蕙巖”“蕙岳”，印和款皆误。

《名僧书画扇面十三帧》第八帧是八大赠石涛扇面。题云：“丁丑二月，寄苦瓜年道兄，客邗上，写此求正。八大山人。”康熙丁丑为1697年。不论书画水平，仅从题跋情况看，即可判此作为伪品。

从书写的情况看，在“年道兄”后，虽然此行只有一字“兄”，仍另起云“客邗上写此求正”，使人感觉到是八大山人客邗上时，写赠石涛的。而如果此处意思是说石涛“客邗上”，书写上不连贯，只能作八大“客邗上”之解释，八大并不存在扬州之行。另外，此处上款说“苦瓜年道兄”，石涛此时已有“大涤子”之号，在现存石涛与八大交往文献中，八大从未以“苦瓜年道兄”这样外在化的方式来称石涛。王方宇所藏八大山人之水仙图上石涛二题，其中第一题说石涛“淋漓仙去”，以为八大山人已经谢世，第二题“时丁丑二月复观济又”，时间正与此扇面相同，当时石涛与八大并无交往，石涛只是通过朋友的介绍了解八大的情况，所以，此时八大无赠石涛之作。

二、题跋

八大与石涛一生未见面，他们互赠画不多，合作不多，但互相题画则不少。石涛在未见八大之前，对八大的生平情况不甚了了，在“丁丑二月”就有题八大水仙之作，这件张大千旧藏（图6）几乎被视为八大石涛交往的一个标志。

神州国光本《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二著录石涛写兰册，12开，主要是写兰，也兼及水仙等其他花卉。为赠友人洪正治之作，每开都有石涛友人之题跋，包括证山周斯盛、莱阳姜实节、染庵先著、黄虞外史方望子、三教散人吴翔凤、大村李国宋、汇村洪嘉植（正治之叔）、勿斋王熹儒、仙裳黄云、药亭梁佩兰，再就是八大山人。而石涛也使出花卉方面的十八般武艺，或双钩，或空写，或白描，或墨戏。从对题反映的情况看，应该为石涛的作品。

册中第三开石涛画露兰风竹，无款题。先著对题云：“雪个西江住上游，苦瓜连年客扬州，两人踪迹风颠甚，笔墨居然是胜流。是竹是兰无会处，非竹非兰转不堪。我有藤条三十下，寄打文同郑所南。庚辰九月五日染庵居士戏谈此偈。”这则作于1700年的题诗，成为人们常相征引的有关八大、石涛评论的著名文字。

册中第十一开石涛画疏竹幽兰，八大山人题跋：“南北宗开无法说，画图一向泼云烟，如何七十光年纪，梦得兰花淮水边。禅与画皆分



图4 [清]石涛 赠余山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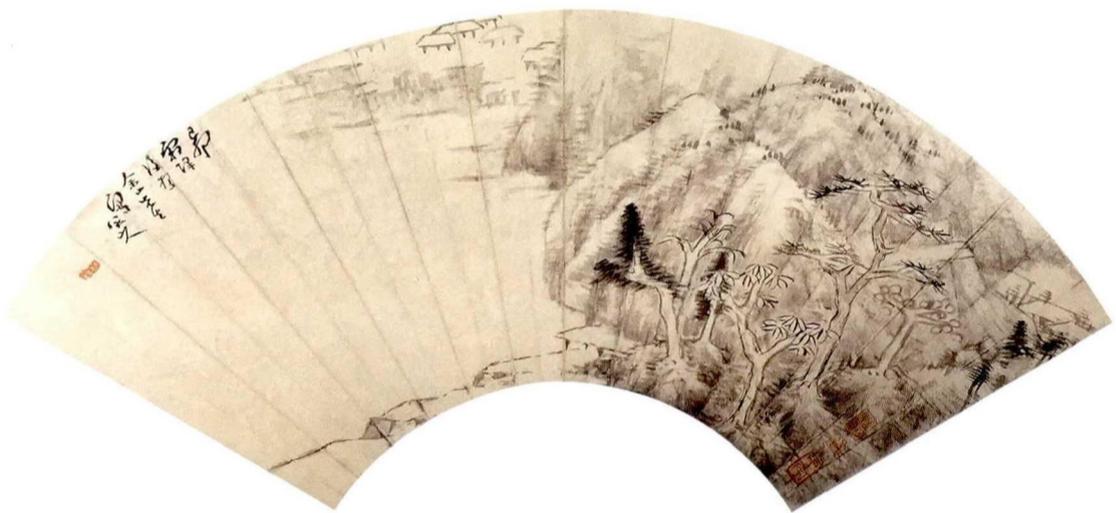


图5 [清]八大山人 赠余山扇面

南北，而石尊者画兰则自成家也。八大山人。”这则题跋也广为人知。八大之跋非作于扬州，是洪正治托友人带至南昌，请其题跋。可见八大与扬州这个文人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里集中讨论另外一件题跋，即石涛题八大《大涤草堂图》之诗跋。

石涛生平，有一件约作于1699年或1700年的书札（图7），涉及石涛八大两位大师交往中的很多内容，包括大涤堂、出佛入道、个人身体等情况：

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已来，见往来者新得书画，皆非济辈可能赞颂。得之宝物也。济几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总因病苦，拙于酬应，不独于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济是此等病，真是笑话人。今日李松庵兄还南州，空函寄上。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散樗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徐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

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只能迅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济顿首。

这件书札真迹今藏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是张大千旧藏（张大千还仿作一本，藏日本）。围绕这件作品，出现了不少伪迹。这里讨论几件相关作品。

1. 与大涤堂图石涛跋相关的几件伪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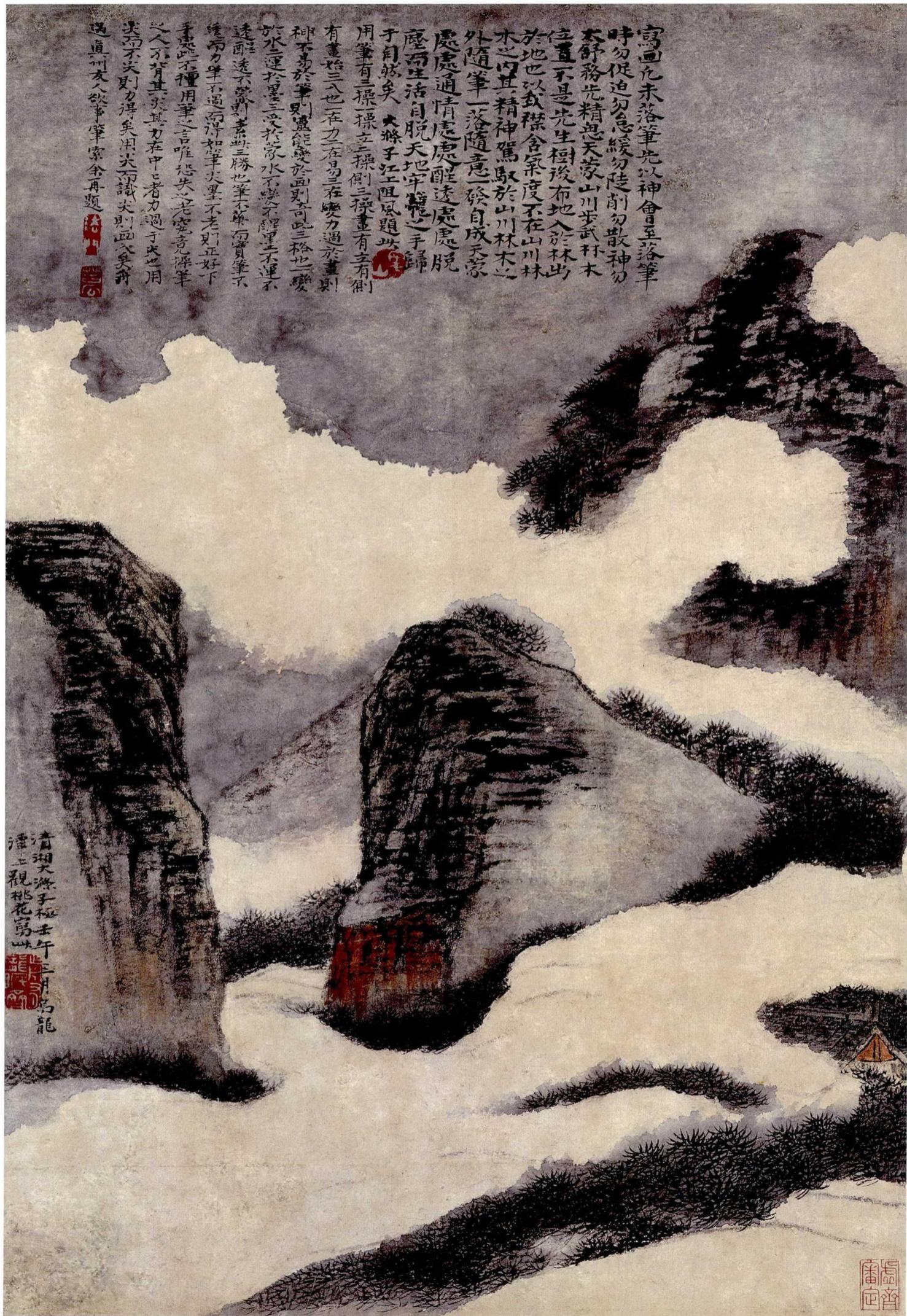
石涛致八大山人求画大涤草堂图信札，无年款，从其中“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一句看，该札在1699年到1700年间。这通书札中，石涛说：“向承所寄，太大”，也就是说，在这封信之前，八大山人曾为石涛画过大涤草堂图。于是，就存在着先后两幅大涤草堂立轴的问题。一件画面较大，作于1698年，一件可能作于1699年到1700年。如今此两件立轴都不传于世，但却有不少伪迹流传世间。

后一件稍小的《大涤草堂图》并未见伪迹传世，倒是作于1698年的《大涤草堂图》有多件伪迹流传。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有两件，一件

45cm x 30.8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写画凡未落笔先以神会，至落笔时，勿促迫，勿急缓，勿陡削，勿散神，勿太舒，务先精思天蒙，山川步武，林木位置，不是先生树，后布地，入于林出于地也。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随笔一落，随意一发，自成天蒙。处处通透，处处醒透，处处脱尘而生活，自脱天地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大涂子江上阻风题此。用笔有三操：一操立，二操画，三操画。有立有侧有笔，始三入也。一在力，二在易，三在变。力过于画则神，不易于笔则灵，能变于画则奇，此三格也。一变于水，二运于墨，三受于蒙。水不变不醒，墨不运不透，醒透不蒙则素，此三胜也。笔不华而实，笔不透而力，笔不过而得，如笔尖墨不老则正好下手处，此不擅用笔之言，唯恐失之老，究竟操笔之人，不肯其尖，其力在中，中者力过于尖也。用尖而不尖，则力得矣。用尖而识尖，则画入矣。舟过真州，友人欲事笔素余再题。清湘大涂子极壬午三月乌龙潭上观桃花写此。

铃印：墨山（白） 法门（白） 苦瓜（白） 前有龙眼齐（白） 虚斋审定（朱）



寫畫凡未落筆先以神會至落筆時勿促迫勿急緩勿陡削勿散神勿太舒務先精思天蒙山川步武林木位置不是先生樹後布地入於林於地也以我襟含氣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內其精神駕馭於山川林木之外隨筆一落隨意一發自成天蒙處處通情處處醒透處處脫塵而生活自脫天地牢籠之手歸于自然矣大涂子江上阻風題此

用筆有三操一操立二操畫三操畫有立有側有畫始三入也一在力二在易三在變力過於畫則神不易於筆則靈能變於畫則奇此三格也

於水運於墨三受於蒙水不變不醒墨不運不透醒透不蒙則素此三勝也

筆不華而實筆不透而力筆不過而得如筆尖墨不老則正好下手處此不擅用筆之言唯恐失之老究竟操筆之人不肯其尖其力在中中者力過於尖也

用尖而不尖則力得矣用尖而識尖則畫入矣舟過真州友人欲事筆素余再題清湘大涂子極壬午三月烏龙潭上觀桃花寫此

清湘大涂子極壬午三月烏龍潭上觀桃花寫此

虛齋

是日本永原织造所藏¹⁵，其中有八大之图和石涛之款。八大题云：“大涤草堂图为极老尊翁写，求正，八大山人。”有履形小印和“八大山人”白文印，二印一视即可知非八大原印。石涛长跋在左，前有“痴绝”小印引首，款下钤“清湘老人”（朱）、“赞之十世孙阿长”（朱）、“大涤子”（朱）和“靖江后人”（白）四印。五枚印章均与石涛原印不同。一件为张大千所藏，只有石涛题跋文字，并无图。（见图8、图9、图10）

大风堂所藏这件书翰，最早见于傅申等《沙可乐藏画研究》一书，主要是根据王方宇先生的照片影印。王方宇《八大山人石涛的共同友人》一文曾经影印此题跋¹⁶，不但题跋四行被从中截断，而且还印反了。傅申与王方宇都没有看过此作真迹。此作也未见1978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四僧大展中。张大千《大风堂名迹》中也未影印此书作。

大风堂所藏石涛款这件题跋文字为：

西江山人称八大，往往游戏笔墨外。心奇迹奇放浪观，笔歌墨舞真三昧。有时对客发痴颠，伴狂索酒呼青天。须臾大醉草千纸，书法画法前人前。眼高百代古无比，傍人赞美公不喜。胡然图（按：此落一字）特丫叉，抹之大笑曰小伎。四方知交皆问予，廿年踪迹那得知。程子抱犊向予道，雪个当年即是伊。公皆与我同日病。刚出世时天地震。八大无家还是家，清湘四海空霜鬓。公时闻我客邗江，临溪新构大涤堂。寄来巨幅真堪涤，炎蒸六月飞秋霜。老人知意何堪涤，言犹在耳尘沙历。一念万年鸣指间，洗空世界听霹雳。戊寅夏日题，清湘遗人若极。

款侧一排钤“老涛”（朱文椭圆）、“阿长”（白文方）、“梦董生”（白文长）、“瞎尊者”（朱文长）、“大涤子”（朱文椭圆）、“四百峰中箬笠翁图书”（白文方）六印。

对比永原织造所藏石涛《大涤草堂图》题跋，两处诗文大体相同，有一处差别。大风堂“胡然图特丫叉”句，此处作“胡然图就特丫叉”。末款有较大不同：

大风堂：“戊寅夏日题，清湘遗人若极。”

永原本：“家八大寄《大涤堂图》，欢喜骇叹，漫题其上。使山人他日见之，不将笑予狂态否？时丙寅夏五月，清湘陈人大涤子济山僧草。”

永原本时款“时丙寅夏五月”，与诗中“炎蒸六月飞秋霜”相矛盾。而“清湘陈人大涤子济山僧草”，加上了“济山僧”，显然有矛盾，因为此时石涛已经离开佛门，不是僧人。永原本八大山人画及题跋以及石涛的跋文都系伪作，作



图6 [清]八大山人 水仙图卷(石涛跋) 张大千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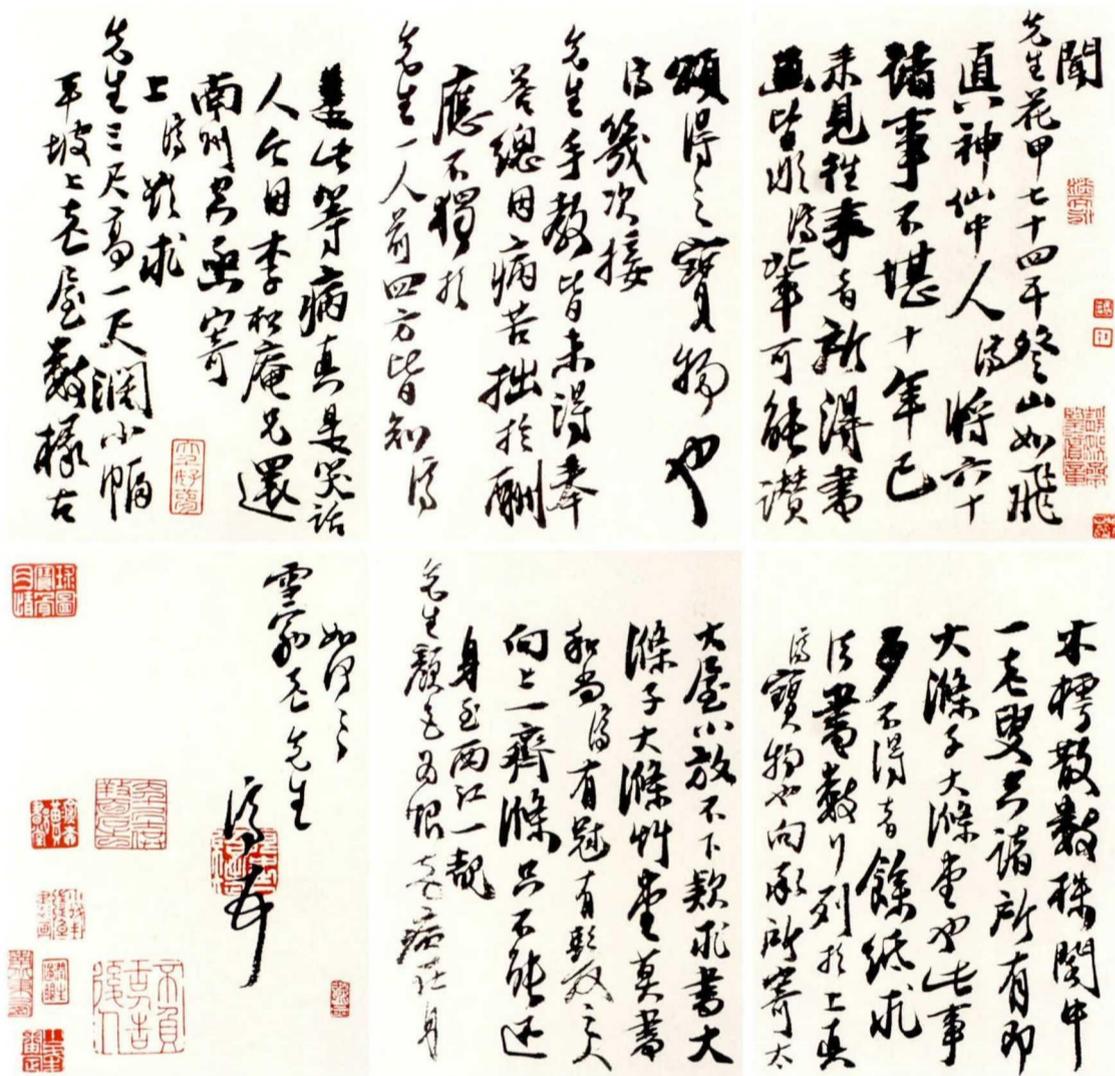


图7 [清]石涛 致八大山人求作大涤草堂图札

伪者为张大千，符合张大千的笔墨特点。傅申、杨仁恺等已经指出。

但学界对大风堂所藏的这件书翰未存疑，认为是石涛的书迹。其实，这也是伪迹。作伪者也是张大千。

第一，关于此题跋的存在样态，傅申在《八大石涛的相关作品》一文中说：“张大千先生曾藏有石涛的墨迹，书作锤髭体的小楷四行，字形宽扁，左方一连串盖了六个印章。据说当时就已经与八大的画分开，可见当年石涛并未将此歌直接写于八大的画幅之内，可能是题于边棱上，否则不可能被分割而单独存在。现在此一原迹

也不知下落，幸有墨迹照片流传于世（曾首次影印于拙著《沙可乐藏画研究》221页），而一般人所见，则是大风堂主的伪本。”¹⁷

从目前所见的影印本看，此题跋并非写于失传的《大涤草堂图》上，似也非附于边棱上，而是仿原图的题跋文字另书一本，以成一书翰。张大千颇善此道。如其从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江天山水图轴》（见图11）上的题识文章摘出，另出一书翰（藏于上博）¹⁸。

但若是由画中录出的诗文，落款处却有“戊寅夏日题”，这就显得不合常例了。因为这样还是在表现一幅画的题跋，而不是独立的书



图8 八大山人 大涤草堂图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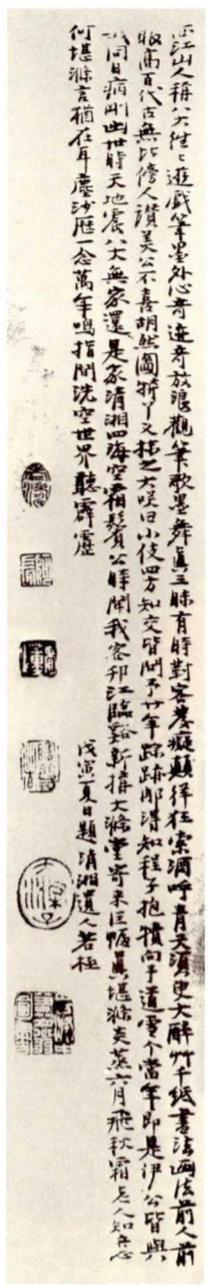


图9 张大千藏石涛题大涤草堂(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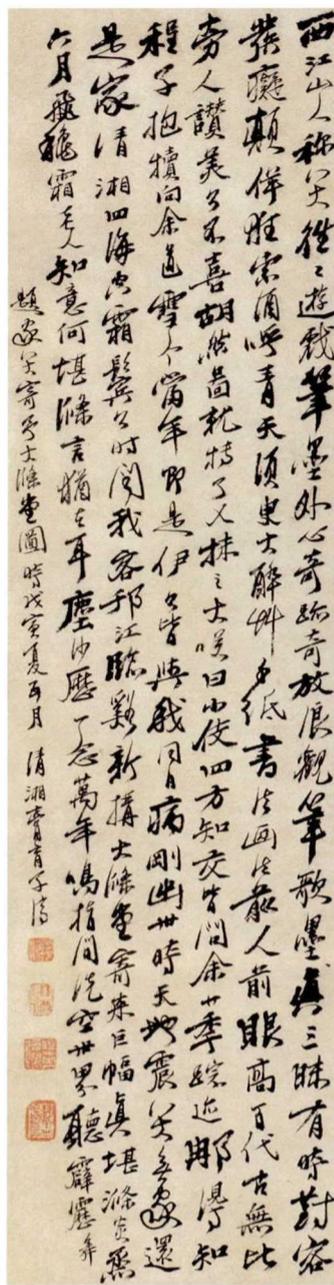


图10 石涛题八大山人 大涤草堂图诗轴(伪)

意毫端墨润新，生趣未须迎雨露，绿窗人对倍精神。丁丑夏日江上叟偶题。”题于1697年。下有“李彭年印”“松庵”二印。由此知李彭年，号松庵，又号江上叟，可能是居于南昌、并往来于扬州南昌之间的石涛文人。

石涛在1700年前后与李松庵交往密切。在石涛与八大山人通声气的诸人之间，他可能是最了解八大的人。所以石涛多托之传递信件和物品。

1700年前后，石涛也有不少作品赠李松庵。上海博物馆藏有一石涛款《竹石图》(图12)，纸本，墨笔，纵94.2厘米，横65.8厘米。《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编号为沪1—3136，鉴定七专家皆认为是石涛真迹。作于1701年。是石涛晚年画风。画竹石及杂木。题识以浓淡相参的行书写就：

“写竹不足而继之以写笋，蝉附蛇蛻犹未足以尽其奇变也。第未知堪供筮笛之枵腹否？辛巳二月写为松庵年兄博赞。清湘大涤子济并识。”此画即为李松庵所作。石涛称松庵为“年兄”、“年道兄”，说明松庵年龄比石涛小。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石涛《松庵读书图轴》(图13)，则作于1702年，也是一件寄李松庵之作。纸本，墨笔，纵119厘米，横37厘米。《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编号为渝1—223。图画老木高风，草屋数椽。风味萧瑟苦寂。有题识谓：“遥想松庵读书处，放笔直探鹤高翥。予时呼起图中人，二载相思同日语。”款“壬午二月春分前五日寄松庵年道兄博教，清湘大涤子写邗上青莲草阁。”款后钤“清湘老人”和“膏育子济”二印，右下有押角印“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时李松庵已经不在扬州，诗中说“二载相思”——已有两年不见。此赠友之作中满蕴思念。

其右上有跋称：“往事辛酸莫再陈，零都遁迹卧云身。机心机事知多少，惟有云山面目真。清湘老人为明宁献王后，甲申后，始变木石，遁迹零都，以诗鸣世，后人罕有知者。题画或书大涤子，或署清湘老人，或作苦瓜和尚，其款不一。按老人父朱重容有诗书名，画誉尤著当世。寓蓼洲，出口志之于此。李廷钰题。”李廷钰(1792—1861)，福建厦门人，字润堂，号鹤樵，著名将军李长庚之子，曾随林则徐守虎门。好金石书画，善收藏。润堂将石涛和八大、朱容重三人的身份弄混了，将石涛判为朱容重之子，可能是将石涛与作为宁献王之后的八大弄混了。此立轴近世为李宣龚(1876—1953)所藏，宣龚，字拔可，号墨巢，曾主事商务部书馆，与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歧合称“商务四老”，其《墨巢秘笈藏影》第

作。这也就是造成傅申先生误判的根本原因。

第二，这件书翰中的名款作“清湘遗人若极”，石涛使用“清湘遗人”和“若极”名号是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不会早于1702年。1698年的作品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落款。这也是张大千对石涛生平不甚了了常有之误判。

第三，这件作品的书法，也非石涛手笔。与上博藏张大千仿《江天山色图》题跋“作书作画无论先辈后学，皆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出之纸上”的书作比较，其风格非常接近。在书写特点上，与永原本石涛题跋非常相似，当是张大千的手笔。

综此可见，这件书作不可能是石涛真迹，当是张大千伪托。但所题之诗或可能为石涛所作，因为诗风与石涛相似，其中的内容也与史实相合。

匡时2012年春拍有一件石涛题八大山人画大涤草堂图诗书法作品，此件作品也非石涛所

作。款“题家八大奇予大涤堂图。时戊寅夏五月，清湘膏育子济”。此作模仿的态度也不认真。如所录诗中错误甚多。如“眼高百代古无比，旁人赞美公不喜”，将“旁”写成个四不像的字，上面作“大”，下部作“力”，似“旁”又似“旁”。“胡然图就特丫叉”，将“丫叉”写成“了又”。“炎蒸六月飞秋霜”，将“蒸”写成“蒸”。

2. 与李松庵相关作品

石涛致八大请作大涤草堂图札中，提到一位李松庵的朋友(“今李松庵还南州”)，他是石涛与八大的共同朋友。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著录《八大山人画册》十二页，每页有对题诗，未系年，对题者有朱容重子庄、罗牧饭牛、李彭年松庵、彭廷典、刘元兼、吴起湘、谢樵、李惟敬、黄曰同、李邦宪、曹轼、朱添载等十二人，多活跃于江西文坛。李彭年题云：“涂来数页不枯淡，随

二集影印此画^[19]。

世传有关李松庵的石涛款作品还有2件：

1.《八大山人石涛合作山水图》

杨仁恺先生曾谈及一件藏于辽宁省文物商店所藏的《八大山人石涛合作山水图》，乃一立轴，松石为八大山人所画，有“己卯夏日写，八大山人”之题识。左上又有石涛题跋：“老松作墙茆作瓦，道人来自天台者……松庵兄携此幅来属于补墨，使他日雪翁见之，不将笑大涤子于无佛处称尊耶。辛巳二月清湘大涤子济并识。”书法和诗都劣。杨先生以为是张大千所仿^[20]，张大千是仿石涛八大的高手，此作水平不符。

2.浅绛山水立轴（图13）

嘉德2012年12月第24期拍卖会出现一件石涛款《辛巳浅绛山水图》，纸本，浅绛设色，大立轴，纵244厘米，横133厘米。此画远山突兀，近处老松盘虬，令人印象深刻。但总体来说，笔墨细碎而单调。上有行书题识，录诗六首：

靛面难消牛马群，孝陵谁认是空村。寒山一寺无归主，不放春朝放醉门。

日落山前容易昏，无端底马破人魂。层层金屋流天远，万里缁衣不到门。

年年芳草有心挥，来醒干戈旧日围。六代粉本今又看，可怜吴越几人归。

放目蠹蝓且息降，笑人空被一身荒。如何想尽南朝史，中夜勤来不见王。

粤水南都两字微，风悬脉落子来违。虽然不问当年事，齿豁童头梦寝衣。

恼我安闲谢尔茫，天戎玉宇地非乡。无边景象难收拾，莫看金陵燕雀亡。

款“辛巳八月写为松庵道长先生博教。清湘遗人大涤子极”。康熙辛巳为1701年。题识之前后钤“清湘石涛”“膏肓子”“赞之十世孙阿长”“瞎尊者”四印。右下又有“清湘四海空霜鬓”“丹青不知老将至”一白一朱两押角印。其中“清湘四海空霜鬓”白文方印值得注意，出自伪品石涛题大涤堂图诗（所谓“八大无家还是家，清湘四海空霜鬓”），此印与“丹青不知老将至”二印，都非石涛所有。

此作书法绘画都不似石涛晚年风格，当系伪托。但所题之诗或为石涛所作，伪作者或者曾见题有此诗之石涛相关作品，录之以题画。诗的内容是写金陵故事，似与失传的石涛《谒陵诗》有关。

[清]八大山人 山水图轴

78cm×39cm 纸本墨笔

款识：净云四三里，秋高为森爽。比之画一峰，家住富阳上。壬申二月，八大山人。

钤印：八大山人（白） 何园（朱） 刘恕审定（朱） 覃园鉴赏（朱）



李虬峰《虬峰文集》卷九有《读大涤子谒陵诗作》，时在1702年。诗云：“香枫曾树蒋山隈，凭吊何堪剩石苔。衰老百年心犹结，风沙万里眼难开。爰居避地飞无处，精卫全身去不回。细把新诗吟一过，翻教旧恨满怀来。”其又有《大涤子谒陵诗跋》：“屈左徒刘中垒，因未见楚汉之亡也，而情所难堪，已不自胜矣。使不幸，天假以年而及见其亡，又何如哉！彼冬青之咏，异姓且然，而况同姓。宜大涤子谒陵诗，凄以切，慨以伤，情有所不自胜也。洛诵一过，衣袂尽湿，泪耶，血耶，吾并不自知，他何问欤！”^[21]

《辛巳浅绛山水图》中的六首绝句，或为石涛谒陵诗之组成部分，待考。

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85年出版之《野逸画派》一书45页，影印款为石涛的一件山水立轴，有题识云：“恼我安闲谢尔茫，天戎玉宇地非乡。无边景象难收拾，莫看金陵燕雀亡。寄老友学在吴门。大涤子极。”此作非石涛所作，所题诗则属以上讨论之《辛巳浅绛山水图》所题六绝句之最后一首。

三、忆念

雪个西江住上游，苦瓜连年客扬州，同为天涯沦落人，二人交及情深，每有相关忆念之作。

程心柏旧藏的12开《江行舟中作》山水册（图15），是石涛真迹^[22]。大致作于1698年，为石

涛“真州后期”的回味之作。其中第二开画精致的渔村之景。上题写：“人家疏处晒新罾，渔父蛟人结比朋。我坐小舟惟自对，那能不忆箇山僧。清湘老人济。”有“瞎尊者”朱文印。

这件作品反映出石涛与最初交往的一些内容。张大千旧藏八大山人水仙图石涛第一跋云：“八大山人即当年之雪箇也，淋漓仙去。”第二题有年款：“时丁丑二月复观济又。”康熙丁丑为1697年。也就是说，在1697初之前，的确存在着石涛对八大情况不甚了解的情况。张大千所仿石涛1698年夏题《大涤草堂图》诗，可能确有石涛母本，只是此本今日不传。诗中所说的“程子抱犊向予道，雪箇当年即是伊”，与《水仙图》题跋内容吻合。这件忆念“箇山僧”的作品，说明至1698年前后，石涛与八大通过友人介绍多有书札来往，已经建立起很深的情谊。此作品表露出欲驾小舟前去会八大的强烈愿望^[23]。

世传另外两件与此非常相象的册页，都是伪品。台湾历史博物馆1978年出版之《浙江石溪石涛八大山人书画集》137页影印一件石涛款《忆箇山僧图轴》（图16），纸本，设色，纵63.6厘米，横37.8厘米。画中渔者泊岸，鱼网高张，远处开阔的江面，着一小舟，一前一后两人划船，舱中有一人端坐远望。上以行书题七绝一首：“人家疏处晒新罾，渔父蛟人结比朋。我坐小舟惟自对，那能不忆箇山僧。”款“清湘老人济”。题识前钤“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印，

款后钤“膏育子济”（白）、“瞎尊者”（朱）二印。此画本为王雪艇（1891—1981）旧藏。上有鉴藏印四方。

日本山口良夫所藏石涛山水图册（图17），铃木敬《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第四卷394—395页影印，编号为JP34—074，8开，纸本，墨笔淡设色，拖尾有内藤虎次郎1927年所作跋文称“此石涛早年画，学白石翁，蹊径未化”，是一件水平不高的伪品。

其中第七开，画平旷渔村之景。湖面上渔舟忙碌，岸边人家一片恬静。题云：“人家疏处晒新罾，渔父蛟人结比朋。我坐小舟惟自对，那能不忆箇山僧。清湘老人。”款下钤有“清湘老人”朱文印。款与印完全一样，在石涛存世真迹中，此情况未之见。“清湘老人”题跋书法与“清湘老人”印，与石涛真迹差距较大。

对照王雪艇旧藏与此开，发现二者几乎一模一样。初视以为二者为一，细视发现印章不同，此幅款下唯钤“清湘老人”朱文椭圆印，而王藏本则有“膏育子济”（白）、“瞎尊者”（朱）二印。从笔墨上看，山口本的画面没有王藏本空灵，而书法因为模仿之故，颇显忸怩，山口本或是对王藏本的模仿。而王摹本则是对程心柏旧藏的摹仿。

四、惠赠

二人都是当世大画家，彼此惺惺相惜，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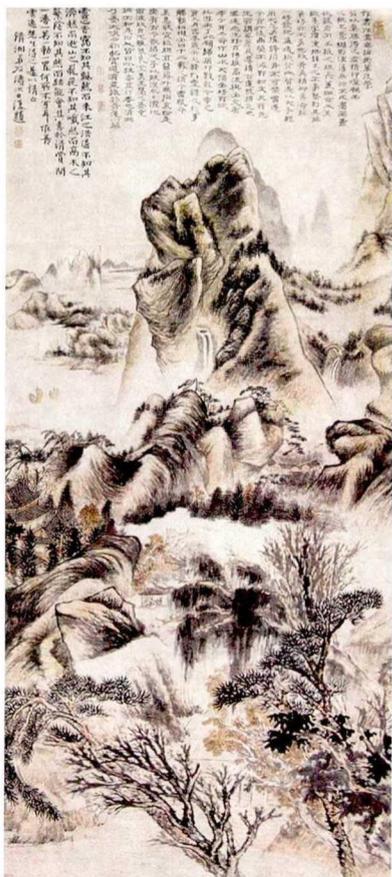


图11 [清]石涛 江天山色图轴 四川博物院藏



图12 [清]石涛 竹石图 上海博物馆藏

相馈赠当为自然之理。何创时基金会所藏八大致石涛书札中所说的“承慈照画室，教兼深荷”、“画到竟忘转致”，谈及石涛赠八大友人之作，可能也包括石涛赠八大之作。至于大涤堂成，八大欣然为之作大涤草堂图，也是赠作。这里重点讨论一件有所争议的赠作。

石涛款《春江垂钓图》立轴(图18)，在石涛与八大交往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作品，记载着石涛与八大最早交往的情况。

此图最早由清末收藏家裴景福(1854—1924)《壮陶阁书画录》卷十六著录，题名为《清释石涛墨笔山水立轴》²⁴，其云：

秦岐臣示予石涛纸本墨笔山水一轴²⁵，写赠八大山人，题云：天空云尽绝波澜，坐稳春潮一笑看。不钓白鱼钓新绿，乾坤钩在太虚端。清湘瞎尊者弟寄上，八大长兄先生印可。丙子秋九月，广陵。

此轴后为唐云大石斋所藏，《艺苑掇英》第二十四期唐云珍藏书画专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影印。此作被视为石涛八大交往中的第一件资料。周士心著《八大山人及其艺术》云：“康熙丙子(1996)石涛作《春江垂钓图》，自扬州投赠八大山人，款题‘八大长兄先生’。”²⁶王方宇《八大山人与石涛的共同友人》，举“十种常为人引用的材料”，其中第六种就是石涛作《春江垂钓图》，以“原画未见，真伪不知”为论。²⁷而汪世清《石涛东下的艺术活动年表》中云：“石涛与八大山人相往还的痕迹始见于此。”²⁸

此图纸本，墨笔，纵91.5厘米，横37厘米。此画画轴签条：“石涛和尚春江垂钓图”，钤“唐云审定”印。布套上又有唐云题签条：“石涛和尚春江垂钓图。老药。”钤“药翁”印²⁹。

画中部大石当立，芦苇依依，近岸着老树，高崖上有一老者垂钓。老者有发有冠。题识在上部：“天空云尽绝波澜，坐稳春潮一笑看。不钓白鱼钓新绿，乾坤钩在太虚端。清湘瞎尊者弟寄上，八大长兄先生印可。丙子秋九月，广陵。”款下钤三印，分别为：“泉石膏肓”白文方印³⁰、“半个汉”白文长印和“老涛”朱文长印。

此画是一书画水平较高的仿家所作，绝非石涛所为。

第一，此作书画风格都与石涛1696年前后风格不合。书法过于刚硬外露，如第一行六字书写败笔太多，非石涛手笔。

第二，印章与石涛生平所用不合。此画三印中“老涛”朱文长印、“半个汉”白文长印，都



图13 [清]石涛 松庵读书图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14 [清]石涛(款) 辛巳浅绛山水图轴

为石涛常用，然此画中此二印，与石涛原印有差异。

而“泉石膏肓”白文方印，石涛传世真迹中从无此印。石涛有“膏肓子济”白文印，但绝非此印。上海工美2011年春拍此图的说明，将此印释为“膏肓子济”，误。这是伪作者对石涛之印不甚了了所致。这在张大千等仿者也不会出现的。

第三，称八大“长兄”，自称“清湘瞎尊者弟”，必非石涛口气。汪世清认为，1696年，“时于八大朱门世系还一无所知，竟以兄弟相称”³¹。但这样的推测并非实际。上举张大千所藏八大水仙图，石涛第一跋云：“金枝玉叶老遗民。”此句明二身份，一是石涛知道八大是“遗民”，二是石涛知道他是“金枝玉叶”——明皇室的后裔。

石涛是靖江王之后，李虬峰《大涤子传》云：“大涤子者，原济其名，字石涛。出自靖江

王守谦之后。守谦，高皇帝之从孙也。”³²高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石涛的一枚印章“赞之十世孙阿长”也在说明身份。朱守谦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守谦去世，其子赞仪继位，是为石涛十世祖。八大山人是宁献王朱权的后代。《个山小像》上彭文亮跋诗云：“瀑泉流远故侯家，九叶风高耐岁华。”³³“瀑泉流远”有所指，朱贞吉，号瀑泉，为八大祖父。九叶风高，指自宁献王朱权到八大山人，时历九代。朱权(1378—1448)，字耀仙，为朱元璋第十七子。由此看来，八大是朱元璋的第十代孙，石涛则是朱元璋兄的第十四世孙。八大是石涛的高祖辈。石涛明知八大为明皇室之后，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辈分，又怎么可能率然以“长兄”称之？

第四，1696年到1697年初时，石涛与八大山人并无交往，他还误以为八大已经故去。而此作在1696年的9月，此时何以有寄“八大长兄”之作？



第五，太虚，为道教术语。汉严遵《道德指归论》卷一：“至德托神于太虚，隐根于玄冥。”

《老子虞斋口义》卷下：“大方者太虚也。太虚之间，虽有东西南北，孰见其方隅哉？”太虚，乃太初冲虚之气。太虚非佛学术语。1696年的石涛尚在僧列，而八大山人晚年虽不在曹洞禅院，仍以佛家思想为旨归。二人后来交往的史实也说明这一点，像八大山人以“禅有南北宗，画者东西影”来评石涛画，立论基点多在佛。而这首诗却说“天空云尽绝波澜，坐稳春潮一笑看。不钓白鱼钓新绿，乾坤钩在太虚端”，立意明显在道教中，从钓者的装束也能看出这一点。此与二人当时的思想状态明显不合。

综此可言，石涛款《春江独钓图轴》是一伪品，可能作于清末之时。

五、合作

石涛八大因两人所处相距太远，终身未见，合作较少见。世传有两件，疑非真品。

1. 兰竹双绝图轴（图19）

民国年间遂初庐主程霖生《石涛题画录》卷二著录此作，名《兰竹双绝图轴》，后收于神州国光本《大涤子题画诗跋》卷四。纵120厘米，横57.4厘米。纸本墨笔，今藏广州艺术博物馆。

此画画兰竹石，右上有“拾得”之题识，下钤八大山人印两枚（“八大山人”白文、“何园”朱文），左侧有石涛题跋：“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立整肃。大涤子补墨并识。”款下钤“何可一日无此君”白文方印。

此作流传有绪，被视为石涛八大合作真迹，是一件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此图道光年间为爱吾庐所藏。图上有“仲廉审定”白文方印，此为李恩庆收藏印。李氏字季云（一作寄云），直隶遵化（今河北遵化）人，隶汉军正白旗，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精鉴藏，有《爱吾庐书画记》传世。清末又为泰山残山楼藏物，图上有鉴藏印“仁和高邕”。近为吴铁声所藏（上有“刻溪吴铁声藏”朱文长印）。后归广州艺术博物馆。图上尚有“艺圃鉴赏图章”白文方印、“愿子子孙孙世守勿失”朱文方印、“紫佩珍藏”朱文方印鉴藏印。另有一印不辨。

此作的八大山人两枚印章（“何园”和“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何可一日无此君”印，与

〔清〕八大山人 墨荷图轴

183.9cm×91.8cm 纸本墨笔 天津博物馆藏

款识：八大山人画。

钤印：八还（朱） 四味书屋（朱） 孙氏大光之玺（白）

正大光明之室鉴藏书画之玺（白） 四味书屋珍藏图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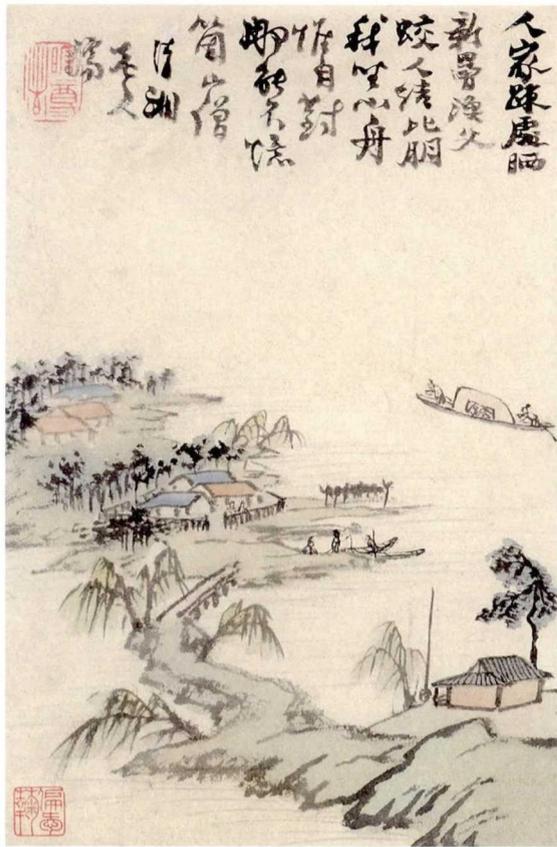


图15 [清]石涛 江行舟上山水册 程心柏旧藏



图16 [清]石涛 忆箇山僧图轴 王雪艇旧藏



图17 [清]石涛 山水册之一

原印没有区别。虽画面构图简单，但笔墨似二家所作。八大“拾得”款似八大手笔。而题诗和石涛之款的书法也似石涛所为。若此为二家所作，也非二家精心之作，可能为应酬而作。

2. 八大山水中堂双绝

程霖生《石涛题画录》卷一著录石涛补八大山人山水中堂双绝，神州国光本《大涤子题画诗跋》卷四也著录。此中有石涛题诗云：“秋涧石头泉韵细，晓峰烟树乍生寒。残红落叶诗中画，得意任从冷眼看。”款“己卯浴佛日，雪个为岱老年翁写古树苔石，属余补水滩红叶，并赋小诗请正。清湘陈人苦瓜”。此画今不见。

若此作为石涛所作，所赠之“岱老”，当为江世栋。世栋，字右李，号岱瞻。江南徽州府歙县江村人氏，居扬州，生于1658年，比石涛小十多岁。此人为当时扬州著名收藏家。石涛晚年定居扬州期间与其过从甚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石涛致江世栋四通书札。石涛存世文献中也有不少与“岱老”相关者。此合作有“己卯”之年款，时在1699年，此时石涛与八大交往密切，而岱老也与石涛相与优游。

从题款中看，画中所题七绝诗特为此画而写。所谓“雪个为岱老年翁写古树苔石，属余补水滩红叶，并赋小诗请正”。然而此诗却多次出现在石涛款作品中。如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苦瓜妙谛册》中第12开题“秋涧石头泉韵细”之诗，正是此诗^[34]。说明此诗并非特为与八大

合作而题。此作作伪的可能性较大。

六、合裱

由于八大与石涛的特殊关系，历史上出现了大量的二人书画合裱的作品。兹举数例。

1. 李东阳、石涛、八大合装卷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合裱长卷(图20)，分为四段，第一段为李东阳大字书法，篆书“鞠庄”二字，款“西涯”。钤“宾之”“怀麓书楼”二印。

第二段为石涛之画。画一人睡于牛背上，一人相扶。牛大眼圆睁。笔致老辣圆浑。大字隶书题“大涤子自写睡牛图”，后题：“牛睡我不睡，我睡牛不睡。今日请吾身，如何睡牛背？牛不知我睡，我不知牛累。彼此却无心，不睡不梦寐。村老荷蕢之家以瓮瓮酌我，愧我以少见山林树木之人，不屑与交，命牛睡我以归，余不知耻，故作睡牛图，以见大涤子生前之面目，没世之踪迹也。耕心草堂自匿。”共钤“大涤子极”“半个汉”“赞之十世孙阿长”“零丁老人”“瞎尊者”五印。未署年款，但从书画风格和款印情况看，是石涛最晚之作，当作于1705年之后。

第三段则是八大山人所画松菊石，款“八大山人写”。钤“可得神仙”印。

第四段，八大山人书法，书《临河序》，款署：“甲戌之处暑，偶过卿云庵临此，悟得八法

与拨灯法，为渔翁词年兄正之。八大山人。”有履形小印和“可得神仙”二印。此作于1694年。是八大山人创作欲望最旺盛时期的作品。《临河序》是八大山人毕生喜欢的法帖，传世其所作《临河序》书法就有多本。此作自然潇洒，又别是一家风味。卿云庵，或为心壁禅师所居之憩云庵，八大有多件作品作于此。那里是文人聚会之所。

庞莱臣(1864—1949)《虚斋名画录》卷六著录此作，名《石涛八大山人书合璧卷》，未录李东阳之书法。然上海藏此卷上，李东阳(1447—1516)书法段也有庞莱臣的鉴藏印。说明到他之手时，三家之作已经装裱在一起。

此作从画、书、印等方面看，当为二人真迹，无一可疑者。

2. 石涛黄海图八大南州记书法合装卷(图21)

湖北省文物商店藏有石涛八大书画合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编号鄂3—110，鉴定七专家均以为是真迹。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作品，是八大石涛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文献。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作至今罕为研究界提及。石涛之画八大之书都是真迹。

前段石涛画黄山之景。画起首以正书题两行：“游黄山，初上文殊院，观前海诸峰。作为棣生居士吟坛正。清湘石涛济山僧一枝室中。”有“无法”朱文印。稍向后，山体之上

空白处再题：“未似黄山真面目，只宜折合对香精。请君一笑张图看，莫我当年浪得名。棣老寄我以墨索写黄山，戏为之诗，书去一笑，石涛济道人。”有“原济”“石涛”连珠印。画作于金陵之时，似为初至金陵后的作品，作于1680年到1682年间。画可能为一位黄山的朋友所画，石涛早年居黄山，画有大量的黄山图，他初至宣城，见梅清，以黄山诸图见示，直令梅清叹为仙人。由此其写黄山声名远播。此画画黄山前海之景，石涛曾画此处景色甚多，存世作品也有多件。此画笔法超绝，颇尽黄山奇崛之态。

后段为八大行书：“南江天子障，湖蠡而西，洪江也。仍曰南州，南州水上，小大鳞鳞然不知蓬转为谁。日往亭台语番含胜概各有致，而在水与在山列也。莼先生游，壮且欲图以观道之妙。许愚先人《瀑泉集》，又《坚白集》，承慨口异同矣。马尾开先将归庐山，弟驴屋驴书。”^[3]有“夫闲”“驴”二印。此书作于1684年左右，属于八大山人“驴期”的作品，此时期作品存世非常之少，此作弥足珍贵。尤其此作中涉及其家世中的重要信息。八大祖父朱多炆，字贞吉，号瀑泉。此以“先人”称之，与《个山小像》上彭文亮跋“瀑泉流远故侯家”正相合。《瀑泉集》可能是乃祖之文集。

3. 石涛八大12开合册

陆心源(1834—1894)《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六著录石涛八大合册，共12开。石涛8页，八大山人4页，后附题跋一页。

第一页，石涛画水墨竹。题云：“疏疏离离君如此，写以持赠当颜开。明月举酒复对饮，问尔诗成第几杯。小乘客济。”第二页，石涛画水墨笋，题云：“东风吹笋忽生凉，起看檐前绿荫长。赠尔一樽权小坐，还予三韵报清湘。石涛。”第三页，石涛画设色桃子，题云：“并李初从海上生，比梅略较有余情。当盘想到春开日，妒杀桃源万树晴。大涤子济戏为之也。”第四页，石涛画水墨莲房，题云：“此根未露谁先栽，此子已成花未开。根老子香两奇绝，世人岂复知从来。水不清，泥不浊，献花何必求盈掬，为君长夏论以腹。清湘大涤子济。”第五页，石涛设色画芋，这也是石涛在佛门时常画之物。题云：“熟到山田八月秋，水声初放出溪流，皮肤脱尽休妆点，只重平生朴实头。此余当年居宣州广教时普请诸禅出坡洗芋，以此于示之。今因写芋忽记书之三十年前事。”第六开，石涛画水墨草虫，题云：“芦叶萧疏偏易长，写来不为问渔郎。枝间闻道清蛙好，窃去街头换酒尝。石道人。”第七页，石涛画水墨石榴，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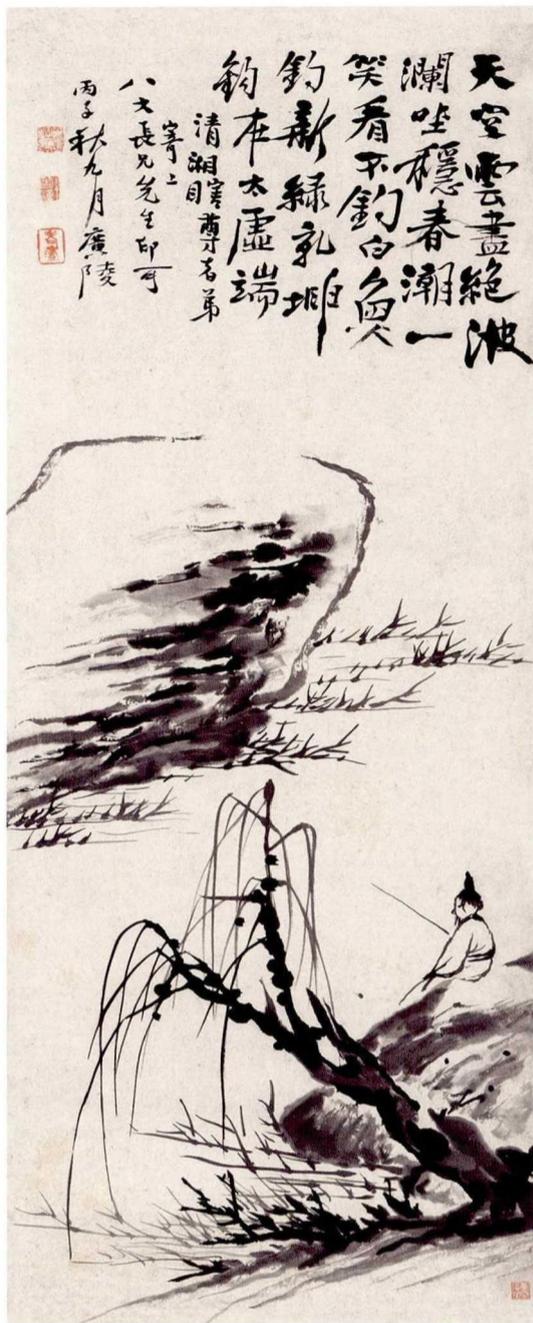


图18 [清]石涛 春江垂钓图轴 大石斋旧藏

“此中簇簇万千点，白粉朱砂画不成。似他终有顽皮里，生出前论那得名。苦瓜老人济。”第八页，石涛画水墨梅花，题云：“参差好伴梨花开，不是幽人不许栽。他年长就铁龙干，片雪前西应复来。济。”

第九页，八大山人画水墨兰花水仙，题云：“人家剪彩玉儿钗，故上虚风虎豹鞋。一陪扫翁大承顺，朝虞翁发更差排。八大山人。”第十页，八大山人画水墨荷花，款“八大山人画”。第十一页，八大山人画水墨玉兰，款“八大山人画”。第十二页，八大山人画水墨水仙，款“八大山人画”。

后题跋页为何绍基之长跋：“画师何处堪著我，万物是薪心是火。有薪无薪火性存，隐显少多无不可。苦瓜雪个两和尚，目视天下其犹裸。偶然动笔钩物情，肖生各与还胎卵。心狂不问古河山，指喻时拈小花果。今年冬暖雪不至，

畦陇枯松荒菜蔬。东卿丈人趣最腴，相呼走看化机伙。我忽推去不欲观，遗老悲襟托细琐。勃勃生理等兴废，童童浮世老瘡跛。君不见乌芋平生朴实头，石榴终有顽皮里。其中质朴外顽皮，贮入箩筐任颠簸。混元同证清净根，莲子一窠花两朵。壬寅冬日过东都乡，丈人平安馆见示八大山人清湘子花果合册，奉题小诗，即希教正。年家弟何绍基草。”^[4]

此册今不见，无从判断其真伪。何绍基之题跋见《东洲草堂诗钞》卷八，名《戏题八大山人清湘子花果合册》。这是一件何绍基所见之作品，何氏于石涛八大作品鉴赏极精，或可能为二人之真迹。

4. 八大山人清湘老人合册

据端方《壬寅销夏录》著录，上海有正书局曾影印此册，名《八大山人石涛上人合册》，日本兴文社所编《南画墨迹大成》载《朱耷道济画合册》，在续卷五上录题跋三段，此册今尚存世，为私人藏家所藏。

据端方记载，第一开为八大山人之画。第二开，着色画山高入云，长松荫屋。题：“庄生和之以天倪，八大山人。”第三开为浅色画。因树为屋，枕山成村。题云：“超然正未见关全手笔。八大山人。”第四开，水墨画两崖之间有村落。款“八大山人”。第五开，题三行行书：“佳日章台街，点点僵云影。人传古台上，聊得风行净。题所仿云林画。八大山人。”第六开，水墨画茆屋，水少山多。款“八大山人”。第七开，水墨作三朵花。题云：“还将细笔作生涯，靛面于今也不差。阳狂恃酒甘瓜子，一去房州三朵花。八大山人题。”对开有题跋“雪个异人也，好酒，善画笔不犹人。此诗此画，足见狂态。叶三朵，花可怪也哉。丁酉九月廿七日将赴皖江灯下书。”又有跋云：“房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因以三朵花名之。见东坡诗叙。懒云居士记。”第八开为石涛着色画，画山回谷转，小舟如叶。题“清湘老人济广陵”。第九开石涛画，水墨画百合花一枝(图22)。题云：“百合一名重迈，一名中庭，一名重匡，生宛胸及荆山。梁宣帝诗云：接叶有多重，开花无异色。含露或低垂，从风时偃仰。今秦淮多种此本。年年五月市头争买此花，今五月，花师手把此花插吾案头，对之偶临。”第十开，着色画岳阳楼。俯临洞庭君山，一螺宛浮水面。题云：“万里洞庭水，苍茫失晓昏。片帆遥日脚，堆浪洗山根。白羽纵横去，苍梧涕泪存，军声正摇荡。极目欲销魂。此诗是吾少时离家国之感，过洞庭，阻岳阳之作，今日随笔写此，从旧书中

得之，无端添得一重愁也。”

后有跋云：跋一云：“此二公之杰作也，收藏家不可多得，千金宝之，戊申中秋从四日于湘山黄石船虞源同观。”跋二云：“八公石公，皆故宗室而高出赵承旨远甚，其书画超绝，笔墨外有遗世独立之意，展对之际，不觉神与俱化。大邨李国宋。”跋三云：“年来所见八大山人画不下数十种，当以此册为第一。石涛作亦非凡品，虽多零残，要亦经寸珊瑚，宝之宝之。单为濂。”跋四云：“壬午春王正月，潭渡黄吉暹之淮阴，浪携此册同行破寂。山人画笔极纵肆，又多写鹤鹿鸟鹊之类，虽极得生意，而余不甚喜也。及见此册，六法精熟，出入倪黄两家，草草而成，逸趣横生。令人玩味不忍释手。而其题识仍在可解不可解间，其狂态不能尽去。敏亭老友乃于笺剩之余，补缀装藏之，得所依归矣。敏亭近亦学为山水笔墨，甚清爽，故并及之。又石涛画三幅亦似师并肖翁者，乃以圆笔出之，可知前贤同一师法，而运用有不同耳。并堪宝藏。丙申小春王功厚。”其中的李国宋、黄吉暹均为石涛晚年朋友。跋中所述情况，与当时扬州流行八大石涛之作的风气相合。此作为石涛真迹的可能性大。

5.八大石涛款山水花鸟图册

佳士得2005年秋拍（后于九歌2011年春拍再出）有一册八大石涛款的《山水花鸟图册》（图23），6开。纸本，每开纵23厘米，横19厘米。

第一开，画竹，题“高呼与可，小乘客济”。有“清湘老人”朱文椭圆印。八大山人画暝鸟，款“八大山人画”，有“八大山人”白文方印。第三开菊花，有“个相如吃”花押，有履形小印。第四开，画两棵芭蕉，一大一小。有“个相如吃”花押。押“八大山人”白文方印。第五开，画竹石水仙，款“清湘大涤子一枝下”，有“清湘石涛”白文长印。第六开画危石，题“涉事，八大山人”。有“陆廷燠印”等鉴藏印。陆廷燠，字扶照，一字幔亭，《续茶经》的作者，活动于雍乾时期。

这套册页，与八大石涛的笔墨特征相差较大。如“涉事”二字，对比八大书法即可知，此模仿而至于僵硬。另外石涛款“清湘大涤子一枝下”，“一枝下”为作画地点，若为石涛真迹，当作于石涛于金陵时期（1678—1686），但此期他并无“大涤子”之号。而“高呼与可”一画，也是对石涛同样题识的一件竹画的模仿，无其神情也。此作为伪托。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光 欧阳逸川



图19 [清]石涛、八大山人 兰竹图轴 120cm×57.4cm 纸本墨笔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图20 八大山人石涛书画合卷 上海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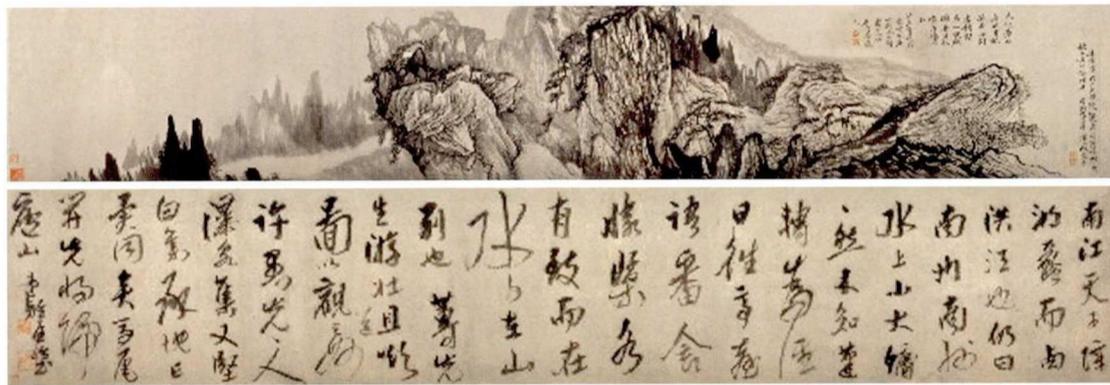


图21 石涛八大山人合装书画图卷 湖北省文物商店旧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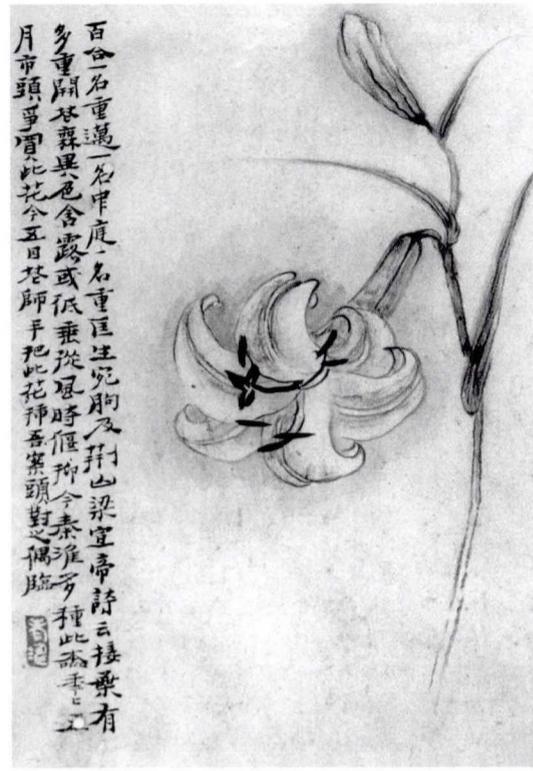


图22 石涛八大六开合册之一 21.1cm×17.2cm



图23 托名八大石涛山水花鸟册七开

注释:

- [1] 石涛赠鸣六山水册跋云：“此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而以名振一时，得不难哉！高古之如白秃、青溪、道山诸君辈，清逸之如梅壑、浙江二老，干瘦之如垢道人，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毫（豪）放之如梅瞿山、雪坪子。皆一代之解人也。”
- [2] 石涛题八大水仙图卷，为张大千旧藏。
- [3] 《尺牍友声偶存》卷七。张潮辑，乾隆庚子刻，心斋藏版。
- [4] 见张山来《友声新集》卷一。
- [5] 此札本为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所藏，影印见基金会所编《明末清初书法展》第一册，1998年。今不知藏于何处。汪世清先生引此札时，说作于康熙己卯（1699），未知何据。
- [6] 见汪先生《八大山人的交游》，原载台湾《大陆杂志》第五十一卷第六期，1976年，《八大山人全集》卷五收录此文，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 [7] 八大为友人聚升（省斋）作画并跋，此省斋为八大与石涛的共同友人，至今不知指何人。
- [8] 《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师利既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
- [9] 吴嵩《阶木诗文稿》卷一，康熙四十九年学古堂刻本，安徽图书馆有藏本。
- [10] 上睿，清初僧人画家，号目存，苏州东禅寺僧，善书画，有作品传世。
- [11] 铁舟（？—1818），即僧可韵，号木石山人，武昌人，嘉道间书画家。
- [12] 石涛《与吴山人论印书翰》，见上海博物馆藏石涛《书画合璧册》9开。

- [13] 吴湖帆藏清湘怀旧图卷石涛题语，见《吴氏书画记》，《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页。此卷也非真迹，但诗当为石涛所作，石涛当有此类作品，吴氏所藏是仿作。
- [14] 如明廖道南《楚纪》卷五十六《严州用康乐韵》：“晨发茶园渚，午泊桐江郭。蕙烟烟雾香，芝山云日薄。”（明嘉靖二十五年何城李桂刻本）
- [15] 见日本东京圭文馆出版之《石涛八大山人》，图6，1961年。
- [16] 《八大石涛的相关作品》。《八大石涛书画集》，历史博物馆1984年版，第7页。
- [17] 见《八大石涛书画集》。
- [18] 上海博物馆藏石涛款行书轴一帧，《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五册著录，编号为沪1—3118，收入郑为《石涛》24页，亦见澳门石涛八大书画展之画集，此书翰乃是摘取四川省博物馆所藏《江天山水图轴》上的题文所成，仿者张大千。
- [19] 《墨巢秘笈藏影》，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20] 《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199页。
- [21] 《虬峰文集》卷十八，康熙刻本。
- [22] 道光时收藏家程心柏所藏12开《江行舟中作》山水册，今仍存世，为私人收藏，此为石涛生平杰作。曾在清末民国年间为收藏界所知，故伪托此册的伪品也颇多。
- [23] 但当时石涛对八大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他将“个山僧”误写成“箇山僧”就是显例。八大“雪个”之号，喻雪中孤竹，“个”不作“箇”。
- [24] 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下册，第533页。此书裴伯谦于民国甲子（1924年）编定，民国丁丑（1937年）印行。

- [25] 秦歧臣，无锡人，民国初年收藏家，商人。
- [26] 周士心《八大山人及其艺术》，台湾艺术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128页。
- [27] 王方宇《八大山人与石涛的共同友人》，台湾历史博物馆《八大石涛书画集》1984年版。
- [28] 汪世清《石涛诗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 [29] 唐云（1910—1993），杭州人，名侠尘，号药尘、药翁、老药、大石翁等，著名画家、收藏家。毕生喜欢石涛作品，收藏石涛作品甚多，真伪参半。
- [30] 此印裴景福释为“膏育子济”，不确。
- [31] 《石涛诗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 [32] 朱守谦（1636—1392），祖父兴隆，朱元璋长兄；其父文正。赞仪（1382—1408）乃守谦长子。
- [33] 《个山小像》今藏江西八大山人纪念馆。
- [34] 另外，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六著录石涛着色山水卷，其中也题有此诗，此作当为伪托。
- [35] 此段文字前部分写庐山之内容。北宋陈舜俞（？—1075）《庐山记》卷一：“案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九江。前汉郊祀志云：乾封中，武帝浮江，自寻阳出，枞杨过彭蠡，礼其名山大川。桑钦水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北过彭蠡县。释惠远庐山略记曰：山在江州寻阳，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江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左挟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一日天子障故旧语，以所演为彭蠡。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俗受道仙人，共游此山，遂托空崖，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6]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十，何之题跋又见其《东洲草堂诗钞》卷八。



【清】石涛 白云荆关一只眼

66cm×66cm 纸本设色 顾洛阜旧藏

款识：白云荆关一双眼，清湘老人。

铃印：汉光阁（朱） 阿长（白） 顾洛阜（白） 庞耐（朱） 听桐吟馆珍藏书画印（朱）







清石涛 对菊图(局部)

連朝風冷霜初薄，瘦菊柔枝上堂何似如私
 開畫好只空相對許誰倚，垂頭飲疏狂在抱
 病新蘊坐臥強，蘊藉餘年惟此輩，清湘石濤大滌草堂
 惜寒香

清湘石濤大滌草堂



「清」石濤 对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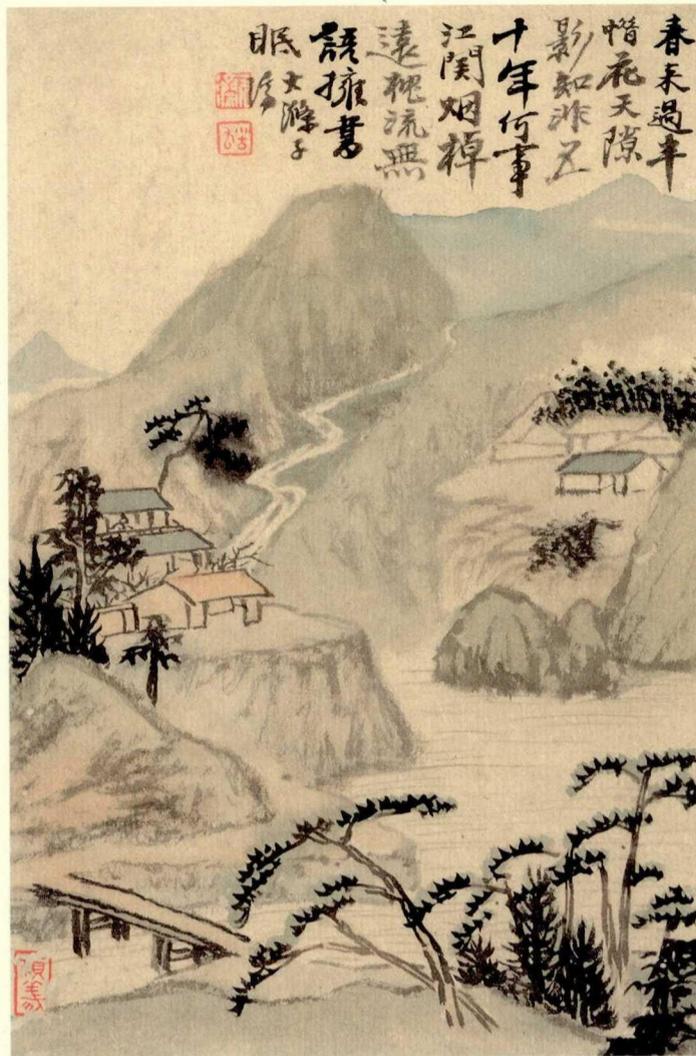
99.7cm x 40.2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连朝风冷霜初薄，瘦菊柔枝上堂。何以如私开尽好，只宜相对许谁旁。垂头饮疏狂在，

抱病新苏坐卧强。蘊藉余年惟此辈，几多幽意惜寒香。清湘石濤大滌草堂。

铃印：清湘老人（朱） 痴绝（朱） 膏肓子济（白） 唐云审定（白） 何理齋心赏（朱）





[清]石涛 山水册

纸本设色

款识：春来过半惜花天，隙影知非五十年。何事江关烟棹远，
枕流无语拥书眠。大涤子济。

铃印：元济（白） 苦瓜（朱）

中國書畫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2017年05月 总第173期
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5021/J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2-2329

邮发代号：2-227

定价：68.00元 / 中国大陆 30.00美元 / 港澳台及其他

